

# 镜子风暴

魏天一 著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全国优秀出版社  
www.jialipublishing.com

JINGZI FENGBAO

# 镜子风暴

魏天一 著



接力出版社  
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镜子风暴/魏天一著.—南宁:接力出版社 2009.1  
(萌芽书系)  
ISBN 978-7-5448-0583-4

I.镜… II.魏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79562号

---

责任编辑:朱娟娟 曹曼

美术编辑:李小璐 责任校对:蒋强富

责任监印:刘 签 媒介主理:常晓武

社长:黄 俭 总编辑:白 冰

出版发行:接力出版社

社址: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:530022

电话:0771-5863339 (发行部) 010-65545240 (发行部)

传真:0771-5863291 (发行部) 010-65545210 (发行部)

网址:<http://www.jielibeijing.com> <http://www.jielibook.com>

E-mail:[jielibpub@public.nn.gx.cn](mailto:jielibpub@public.nn.gx.cn)

经销:新华书店

---

印制:河北省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
印张:9.75 字数:290千字

版次:2009年1月第1版 印次: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 001—30 000册

定价:25.00元

---

###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,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,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。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,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。

质量服务承诺:如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服务电话:010-65545440 0771-5863291

## “萌芽书系”总序

赵长天

《萌芽》杂志创刊四十八年了，培养青年作家始终是这本杂志的宗旨之一。二十年前，我的第一本小说集《外延形象》就是作为“萌芽丛书”之一种，由萌芽编辑部编辑、重庆出版社出版的。那是在哈华同志当主编的时候。后来曹阳继任主编，依然曹随萧规，继续编辑“萌芽丛书”。出书，是青年作者继发表单篇作品之后在创作上的又一个新台阶，对青年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。但是后来，由于社会的发展，出版业进一步市场化，编辑出版“萌芽丛书”也就被迫中断了。

近年来，《萌芽》杂志终于走出低谷，重新恢复了在大中学生中的权威地位，成为一个知名的文学品牌。新作者只要在《萌芽》连续发表作品，或

者获得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就会立刻崭露头角，受到年轻读者的欢迎，也会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。为了让一些确有才华的年轻人更集中、更全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学成果，也为了让年轻的读者们读到更好的、他们喜欢的书，我们决定恢复过去的传统，为年轻作者编辑出书。

前两年我们已经陆续编辑出版了十几本书。从今年开始，我们加大了书籍编辑的力量，并将除了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》之外的书籍一并纳入“萌芽书系”。“萌芽书系”将大体包括三种类型的图书：一是优秀作品的合集，包括《萌芽》精选本；二是作者个人作品集；三是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。我们的编辑方针是好中选优，兼容并蓄，鼓励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。我们会精心做好选题和编辑工作，并选择优秀出版社作为合作伙伴。我们会珍惜自己的品牌。希望青年朋友们喜欢“萌芽书系”，也欢迎你们提出宝贵意见。

# 目 录

5  
4月 镜子风暴 1

死屋来电  
71

7  
6月 永不停歇的旋律 117

雨中的小巷  
199

9  
8月 先知 241

迷失的季节  
291



4月 镜子风暴





睁开眼睛，映入眼帘的是这个熟悉的地方。

随着时光的推进，我们的成长，有些地方势必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。但对一个地方的熟悉，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。一种是心甘情愿的熟悉，一种是身不由己的熟悉。于我个人来说，心甘情愿熟悉的地方，如篮球场；身不由己熟悉的地方，如这里。

这里是警察局。

我和四个年龄相仿的男孩坐在一张长椅上已经有些时候了。他们四个紧挨着，而我则坐在长椅的一头，从距离上宣告他们四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而我没有和他们同流合污。我感觉无所事事，这种感觉无疑也是熟悉的。但我身边的四个人显然不这样认为，陌生这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他们此时的心态，不安这个词也只能差强人意，但有一个词却显得恰到好处。

这个词是：恐惧。

额头上渗出粒粒汗珠，散乱的没有焦点的目光。这不禁让我觉得有些好笑，因为这四个人头发五颜六色，身着奇装异服，长得也一个比一个稀奇古怪，如果一定要给他们的职业一个称谓，那可以称呼他们为“混混”，加上一个定语，就是小混混。出来混，总是要还的。可看来他们并没有这个思想觉悟，所以现在一个个怕得要死。相反一旁的我泰然自若，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。小隐隐于野，大隐隐于市。如此看来，若把我和他们相提并论，再加上一个定语，那我无疑应该被称为大混混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，我已经混日子混了两年了，至于我还要混多久，我不知道，也没人知道。

“哟——这不是大名鼎鼎的风中南影嘛！这次是因为奸淫掳掠哪一条进来了？”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打破了我无所事事的状态。对这声音的熟悉，我也可以说是身不由己。来人是一个女孩子，名叫萧晓兰，穿一件米黄色的外衣，牛仔裤，长发披肩，是一个美人坯子。但俗话说蛇蝎美人，恐怕多半就是来形容这种人的。若论为人之刻薄，说话之恶毒，行为之歹毒，此女绝对可算一枝独秀，一

骑绝尘，起码对我如此。

我没有回话，其原因不是我有多么与世无争，而是在于很大程度上，我是不屑于与她这类人争吵的。有些人天生带着傲慢与偏见，自以为是自命不凡，对这样的人最好的对待方式便是保持缄默，目不正视，直面他们往往只能激发他们的斗志，助长他们的气焰，激活他们细胞中的傲慢基因，帮助他们更好地表达偏见，那无疑是不明智的。

“怎么不吭声啊？你这次不会是数罪并罚，全被我说中了？”语气里的嘲讽和挑衅昭然若揭。萧晓兰这种人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得寸进尺，俗称不识趣。这类人总是将对方的忍让当做是懦弱的退让，所以被这种人盯上便很难做到“忍一时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”。我旁边这四个小混混明显被萧晓兰镇住了，一个与自己同龄的女孩莫名出现在警察局，而且一开口就是这范儿，令人不得不讶异。

我的平静终于被搅乱，不得不紧咬牙关抑制住胸口逐渐翻腾的怒气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，企图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。虽然看不见萧晓兰，但她的声音却依然像利剑一样刺破柔软的空气，来到我的耳蜗产生轰鸣。她的唇枪舌剑字字带刺，终于使得我忍无可忍。我猛地站起来，恶狠狠地瞪着她。她似乎被我突然爆发的气势震慑住了，张开嘴却没有发出声音。我正准备开口反唇相讥，却听见一个声音硬生生插了进来。

“你们几个，跟我来审讯室。”

我欲言又止，转身走向审讯室。

“南影，怎么又是你？”审讯室里的是一个青年警探，人们都叫他小李探员。

“小李哥，这次是我报的警。”我提示道，同时大拇指指了指身边那几个小混混，示意这次我是受害者。

“贼喊捉贼。”萧晓兰不屑地哼声道。

“小李哥，你让她出去好吗？她这算妨碍公务吧。”

“晓兰，别闹了。”小李探员转头对一旁的萧晓兰说。

“我说的是实话嘛！”萧晓兰吐了一下舌头，小声哼声道。

我将中午两点发生的一切和盘托出。

那时我在风林北路的一家拉面馆吃饭，吃完饭我走出饭馆，拿出手机给我朋友打了一个电话。之后发现对面有四个人看着我，并且指手画脚，还互相交谈着什么。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，而下一刻他们竟然直接穿越马路向我走来，看样子是要实施抢劫。我随之感觉到了危险，然后一边跑一边打了电话报警。在下一个路口他们追到了我。不过幸好警察赶到，我们就一起被带进了警察局。

我旁边的四个少年对我所陈述的事实供认不讳，于是他们被留下来继续盘查，同时通知他们的父母。而我则和萧晓兰一起离开了警察局。

走出警察局，外面已是黄昏。火烧云千变万化，令人头晕目眩。四月的春风拂过，路旁的杨柳随之招展，空气中有着浓浓的春的气息，象征着无限的希望和生气。但外界的景象与人内心的环境往往南辕北辙。就好像乐景衬悲情，其结果只能是外界环境越欢喜热闹，内心思绪越愁苦悲伤。而此时的我和萧晓兰并肩走在路上，一路无语，沉默异常。我感到莫大的压力，极其不自在。一旁的萧晓兰一直昂扬着头颅，看来也不愿与我为伍。脚下这条路倏地变得漫长起来，极目远望，一没岔口二没尽头，这氛围寂静得像死，我仿佛正一步步走向坟墓。

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这让人抓狂的寂静。萧晓兰拿起手机，表情在视线遭遇到屏幕时就变得很兴奋。

“喂？茗航啊！”声音明媚如四月初春暖化大地的阳光，刚才沉默如坟墓的感觉荡然无存，仿佛百花已在她的心中盛开。

“噢……他啊……在我身边……嗯……没事……嗯，好吧，那拜拜。”声音的情绪急转直下，仿佛冬季迅速袭来，以不可预料之势取代了春。话语中的“他”无疑指代的是我。对于萧晓兰来说，茗航无疑是她的春季，她时常思念茗航，谓为思春。不过若干年后若她发展成怀念茗航，那她就又怀春了。只是无论怎样变化，总有一天她得发春的。

沉默已被打破，暴风雨前的平静已被终结，那狂风骤雨势必来临。果然萧晓兰停住了脚步，我深吸口气，也随之停下。

“南影！你也老大不小的人了，麻烦你克制一点，不要总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最后让我来帮你处理善后！”

“萧大小姐，我没叫你来，也没请你来，是你自己要来的。何况这次报警的人是我，我是受害者好不好！”

“哼！”萧晓兰冷笑一声，“你有没有听过《狼来了》这个故事？以前每次都是别人报警抓你，我都习惯了。以前每次局里来电话我就得去担保你。早知道是这破事儿我就不来了，不能因为你爸妈和我、茗航的爸妈是好朋友，我们每次就得动用私权帮你脱罪！你在学校门功课不及格，你对得起谁？”她连珠炮似的说完，然后转身就走，马尾辫甩得像鞭子一样决绝，不给我任何还口的机会。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远，我不禁冷笑道：“‘我、茗航的爸妈是好朋友’，搞得好像你和茗航一个爸妈似的，真是想嫁人想疯了。”

我转身与萧晓兰背道而行，却听见她的声音从身后很远处传来：“南影，你成熟点吧！这个社会不需要佐罗，不需要罗宾，不需要夜神月，这个社会不需要以暴制暴，以违法的手段对付违法，就是犯法。收起你那可笑的侠义精神，别再给关心你的人添麻烦了！”

我没有回头，我走得更快了。

看不见的悲伤，总随时间流向远方。

我开始一个人漫步在城市之中，看着来去的人流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编织着时光的暗影。夕阳最后一抹余光消失在被楼宇分割的天空，夜晚大踏步地走来，你甚至可以听见咚咚的脚步声。然而，黑暗却并未降临，鳞次栉比的房屋亮起鳞次栉比的灯火，车如潮水，人如流水，黑夜不像是个结束，更像是一个开始。

短信提示音响起，我停下脚步，拿出手机，号码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：1186719。

我打开短信——

南影：

你于今天（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）十四点在风林北路十字路口一家面馆门口，发现对面有四个人对你指指点点。通过读唇术，你获悉了他们有要抢劫你的打算。于是你故意拿出手机让他们看见，诱使他们抢劫，同时拨打电话报警。你经过简单的计算，将地点设

定在下一个路口，而不是你本来所在的地方。在对面的人穿越马路过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报警完毕。之后你逃跑，他们追赶。经过大约五分钟的曲折奔跑，在下一个路口你故意让他们追上，同时警察赶到。

我说得对吗？

看了这条短信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没错，这的确是我的想法。我是故意拿出手机，让他们看见。而我打的那个电话，也并不是在录口供的时候所讲的那样打给一个朋友，而是直接拨打了110。可这条短信怎么会揭示这一切？这件事情本该只有天知地知我知，难道对方当时就站在我的身边，并且会读心术？

突如其来的短信将我无所事事的姿态瞬间打破，我想要回复一条短信问个究竟，但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直接打过去。

等待的忙音。

之后一个冷漠的女声响起：

“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”

什么？是空号？

难道我见鬼了？

我再次按下了拨号键——

“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查证后再拨。”

我有点慌乱起来，这时候突然一阵阴风刮来，我感到脊背发凉，环顾四周，人群如潮，但我总感觉流动的人潮中正有一双不动的眼睛，此刻正在静静地窥视着我。

我看着手机屏幕，上面显示的时间是四月一日。

今天是愚人节。

突然手机屏幕亮了起来，同时铃声响起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手没拿稳，差点把手机扔出去。不过这次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熟悉的号码，名片上显示的名字是：茗航。

我接通了电话。

我叫做南影，高中生，今年十六岁。

我的父母住在大洋彼岸，那遍插星条旗的国度。我从小被寄养在

茗伯伯家里，自我六岁识字起，我的父母便每个月寄一封信，每两个星期打一次电话，十年始终。

茗伯伯是茗航的父亲，风林警察总局局长。萧晓兰的父亲是警察总局副局长。他们与我的父亲有“发小”之情，从小一起摸爬滚打长大。我和茗航很好地沿袭了这个传统，共同摸爬滚打长大。我和萧晓兰之间却有些突变。我们是互相摸爬滚打长大，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萧晓兰学了跆拳道之后，其结果变成了如果我敢摸她，她就打得我又滚又爬。我们三家是世交，我和萧晓兰却更像是世仇。

在茗伯伯家里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，那种生活一直持续到我十四岁，持续到我开始怀疑，开始行动，并最终发现了一些改变我生活的事。

于是一段生活被终结，我执意要搬出茗航家。那一次我显示了我生来从未有过的强硬，甚至于那不应该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所应有的坚持。但那却是我所应有的坚持，因为从那一刻起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性格安静、生活恬淡的小孩了。最后在征得了我父母的同意后，茗伯伯在同住的小区里给我租了套房子，我便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。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现在，该有两年左右了。

而现在的我坐在风林湖边的石阶上，微风怡人，湖面波光粼粼，岸边的柳树在夜色中舒枝招展，夜空中一轮圆月，明亮而高远。

“阿影，你来了。”熟悉的脚步声，轻柔的声音，好像永远都不会生气的样子。

茗航在我身边坐下。我们一时无语，气氛变得像这夜色，安远而沉静。

良久，茗航开口打破了沉默。

“我听晓兰说你们又吵架了。其实每次晓兰都不想去的，是我拜托她去，你知道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你是想借这些机会让我们和好。”我打断他道，“不过枉费了你一番苦心，你太不了解她了。”

“我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像仇人一样？”

听了茗航的话，我不禁笑出了声。是啊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像仇人一样呢？还不是因为你茗航啊！

“所以我说，你真的不了解她。”

我的面前有一扇门，打开它，我将进入一个已经生活了两年的空间。我可以姑且把这扇门叫做家门。

那么在家门之外，就是我们所谓的“外面”。如同我们通电话常问“在哪儿呢？”通常得到的回答不外乎“在家里”、“在外面”两种。

只是现在在家里与外面之间，横了一个包裹。

表面是牛皮纸，被绳子打了密密麻麻的结，虽然外表看起来像膨起的面包，但依然可以依稀分辨出包裹内是一个标准的矩形物品。我蹲下来端详，发现包裹上有一行数字，是寄件人的邮政编码，收件人一栏写着我的名字。而除此之外所有的栏目全部空白。

那一行数字是：1186719。

很熟悉的感觉，也很致命。

我拿出手机，打开通话记录，调出那个号码。

1186719。

完全一样。

“有点意思了，终于来了吗？”我喃喃自语道，伸手提起包裹，打开房门。当钥匙在锁孔转动的时候，我感觉我正在打开另一种人生。

进入房间。

我顺手把包裹扔到床上，来到洗漱台前。镜子中的是一张年轻的脸，还带有些许稚气。但那微微皱着的眉头和泛着细微黑色的眼圈总将这张脸和“疲惫”、“颓废”之类的字眼联系起来。而现在，这张脸很容易让别人联想起另一个词——不祥。

“面色苍白，印堂发黑。按算命先生的话来说，这是标准的血光之灾啊！”我端详着镜子中自己的脸，喃喃自语道。

转身来到窗前，神秘包裹正静静地躺在那里。

右手缓缓伸向包裹，在手指即将触碰到绳结的一瞬间，手指突然僵直了，仿佛硬生生冻结在空气中。

我在犹豫。

面前的似乎是一扇门，而你所处的地方叫做人间。当你打开这

扇门，你可能步入天堂，也可能堕入地狱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你将不会再留在人间。

手指依然僵直在空气中，继续犹豫。

“你在怕什么？”内心深处一个莫名的声音质问着。

当你内心真正渴望但又惧怕一件事物的时候，你才会犹豫。

渴望天堂？惧怕地狱？

无所谓，只要不留在人间就行。

我打开了绳结。

这是一个纯白色的硬纸盒子，感觉就像模型玩具的包装盒。但是盒子上一个字都没有，也没有一丝图案。我摇晃了一下，没什么响动，看来里面装的东西应该被固定住了。

我又有犹豫的资本了。

但这次我没有犹豫，而是直接打开了这个盒子。

盒子里面装了一块银白色的手表，卡在塑料泡沫里。表盘是一个正六边形内切在一个圆里，圆的直径十厘米左右，屏幕是深灰色的。这应该是一种电子表。

我取下手表，小心翼翼地端详。银白色的表盘，银白色的表链，制作工艺精良，表盘上刻着精致的花纹，在灯光下闪烁着奇异的光彩，仿佛远古妖魔魅惑魔女那双摄人心魂的眼睛。我一时有些头晕目眩，感觉轻飘飘的，眼前出现了大片疾驰而过的浮云，周遭的颜色开始变淡，轮廓越来越模糊，最终变成了平滑的白，自脚下向四周延伸，仿佛来到了雪原。地是雪白色的，天是雪白色的，连周围的空气都是雪白色的，宛若掉入了一杯浓牛奶中。周围响起了一个声音：“戴上它，戴上它，戴上它……”这声音仿佛从周遭的白色中传来，又似乎直接来自我的内心深处，这声音让人无从抗拒，这提议对我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诱惑。终于，在不知不觉中有一股冰凉从我的左手腕部传来，直达心脏。那是皮肤与金属紧密接触的感觉。下一刻，周遭的白色仿佛退潮般逝去，色彩和棱角再次出现在房间里，一切就像幻觉。

我低下头，发现我已经戴上了这块表。

下一刻，钻心的疼痛毫无征兆地传来。表链仿佛华丽的锁链，箍紧了我的手腕，似乎有一圈尖锐的倒刺从表链延伸出来，刺进了



我的皮肤。紧接着我看见我左臂的血管全部凸了起来，变成了骇人的血红色，十分吓人。一些液体正经由这些血管涌入我的身体，流遍全身经脉、五脏六腑。深灰色的屏幕开始发亮，最后竟仿佛一盏千瓦功率的白炽灯一样。我被强光刺得闭上眼睛，一股劲风从我眼前刮过，好像什么东西从屏幕里跑了出来。同时左手变得没有知觉，刚才的疼痛似乎蒸发在空气里。这又是一个幻觉吗？

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浸湿在冷汗里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大口呼吸，胸口剧烈起伏，以此来将大量的空气挤入血管，加速血液流动，最快地达到身体的平稳。手臂上刚才凸起的血管，骇人的红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表的屏幕再次变成了深灰色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感到无比的疲倦，仿佛刚刚跑了一个马拉松。

我再次闭上眼睛，用手擦了一下脸，只感觉手心全是黏稠的汗水。“愚人节快乐！”

一个陌生的声音凭空而起，而房间除了我以外是没有别人的。我心里一惊，连忙睁开眼睛，却看见了一幅奇妙的景象。一个球形的人脸此刻正悬浮在我面前离地大概一百八十厘米的地方，他的头发像高空的可见气流一样簌簌流动，他的身体（或者说这个球体）是乳白色的，就像一堆烟雾组成的气团。

我看着他，他看着我，脸对着脸，眼睛对着眼睛。我们都没有再说话，就这样彼此僵持着，房间逐渐变得安静下来。

“喂！你没事吧，吓傻了？”他率先开口打破沉默，发音是标准的普通话，声音悦耳，而更重要的是，那是一个少年的声音。

“啊！”我回过神来，不禁轻呼了一声。他看着我滑稽的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，我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紧张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。

“盒子里的塑料泡沫下有一份任命书，里面可以告诉你现在的基本状况。”

我拿起盒子，用询问的眼神看他，他点了点头。我取出塑料泡沫，发现里面果然有一份文件，拿出来后映入眼帘的是标准的黑色宋体字：

尊敬的南影：

您已于二〇一〇年四月一日被光明堂（Light）授予实习侦